

2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敏求軒述記

陳世箴輯

卷十一—卷十二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敏求軒述記卷十一

丹徒陳世箴後林輯

劉青天傳

劉鴻翽

劉青天者。名大紳。字寄菴。滇之晉甯人。以乾隆壬辰。舉
士仕吾東。吾東服其德。稱爲劉青天。去初。令曹單二
二縣。固吾東財賦鄉。公旣至。民無羨稅。大吏過境。王不
能犒從者。大吏檄公代長山令。潛將以困公。民間公
擔負相屬於路。不數日。漕畢。又檄公令新城。又檄公
朝城。篆舊令有疑獄。公未能決。以是劾公。候部議。公奏

書又長於詩。是時待罪。厯下邑人。聞公將去。求書者盈門。公日爲書。墨數斗。紙數百。暇則與士大夫泊舟湖。鵲華山色。遠映水面。菱荷蘆港。漁歌款乃。胸中浩然。適之趣。盡寓之於詩。初不知身之將遣也。乃部議下。寫流公。卽日就道。曹單民。釀金饋驢。公辭。委之車中。行過某地。河決。公盡用以濟溺民。未及流所。新城曹單民復釀金贖公。還嘉慶間。河南撫陳公大文。移鎮東來。舉廢吏之賢者。公爲首。公至陳。以憂去。新撫授公冠縣。冠多逋賦。公下車。月餘。復詣省垣辭職。父老隨之。請公回。

謂父老。父母無不愛子。子或違教。如父母何。父老頓首。謝乃允。其請。土豪某積賦不奉命。公以巡稼過其里。招之。來曰。爾適無錢耶。曰然。則代爲償之。至秋復使人謂之曰。爾又無錢耶。曰然。復與衣代償之。某感愧。終身無欠賦。公在東久。知終不合於時。欲棄官去。大吏舉公。卓異。遷武定軍廳。因以疾辭。士民送者。雨泣皆呼青天。論曰。己未庚申間。先君以候補教諭。需次省垣。與公稱相契。先君問公。施何德於民。而民情如是。公笑而不答。臨別。贈先君草書十二幅。寄菴詩草一函。草書淡墨淋漓。

濟。至。今。猶。新。余。讀。寄。菴。除。夕。詩。曰。剩。有。兒。童。壓。歲。錢。嗚。呼。有。以。也。夫。

阮驃騎傳

藍鼎元 玉霖

阮蔡文字子章號鶴石。閩之漳浦人。父曰魁居下魏鄉。以海氛遷徙。苦徭重。轉之江西。生文於南昌。寄籍新喻。文幼警敏。年十一。卽能屬文。然性剛。以膂力自負。喜弄刀盾。隣兒皆畏下之。十三補新喻諸生。以貧甚。隨父耕作。父購得蠹壞綱目。授文讀。冬無絮。文攜斧。剝樹根。累百斤者。負歸坎地。焚而圍之。父歿。教授村童。以養其母。二十四登江西庚午賢書。數上春官。不第。畱心經世。所至南北山川。陜塞險易。沿海島灣。遊魂窟穴。以及東南。

諸蠻夷情狀利害無不瞭瞭胸中齊語楚咻吳越閩廣
方言苗獠鴟鳩侏僂之音入其鄉卽與之化肖其聲調
口角莫能辨爲何方之人也旣落擴無所用周遊餽口
與武人吳郡交相善文族父欽爲爲台州副將拜與江
總兵官偕郡往依之文任書記郡爲小校兩家母通往
來飽飯坐之堂上擊鼓長歌以爲笑樂郡事文母如母
郡母亦視文如子雖親昆弟無以逾也未幾文以母歿
扶柩挈家還浦時浦令陳汝咸率邑人爲講經之會月
兩期文攘臂前席高論古今治亂得失救時急務同學

題之丙戌後讀書都門己丑被放南還抵三山聞撫張
伯行邀入鼇峯講洛閩之學分纂先儒諸書或勸文離
家五載宜遄歸文曰正學失傳久矣斯會可多得耶顧
吾方謀葬母亦當歸耳還至海澄距家不百里芒鞋布
襪遍歷山原爲母求葬地風餐露宿四閱月得地於陳
坑將發紉之前二日乃返舍其明年漳泉諸郡饑文將
有姑蘇之行傾囊以資族人之在下魏者酌親疎計口
多寡分給之謂其子曰吾非不念汝曹顧此皆吾祖宗
之子孫吾與汝同源其本者也脫二日不舉火非填溝

壑甯免散之四方哉時吳郡已爲定海大帥詔截江

浙漕米三十萬石由海道入閩分賑文自姑蘇趨如浙

偕吳郡分運五萬石揚帆先至漳泉之人賴焉以功晉

秩一級壬辰冬十月海賊陳尙義遣其黨赴兵部乞降

時陳汝咸爲御史奏請自往招撫薦文與俱詔御史

駐錦州賜文帑金衣裘加三級偕千總駱南左其彪

等入海遇颶風大作駱南一船飄失不知所往文船折

檣幾覆溺數四州人大恐文怡然曰我等爲朝廷招

捕寇靖海疆雖葬魚腹不猶愈死兒女子手耶至登萊

易舟踪跡所在。則遊奕壽山花鳥間。文面上賦。變見尙
義。開示威信。聲情慷慨。賊黨有疑。誠欲劫文。雙去者。儼
文。事裁未能決。交陳論。種害遂悉。衆降。出甯波。登岸。眇
獎。部已爲浙江提督。遣官弁護至京師。召見便殿。
上問交書生。此行良苦。頗驚怖否。文奏言。臣仰仗威靈。
頑梗革心。無所怖。更問沿海事宜。條對甚悉。議功晉州
牧。選雲南之陸涼。未行。改授福建廈門水師中營參將。
則以文材武可大用。而大學士李光地亦奏稱。其猷畧
故也。廈門距家百餘里。利弊纖悉。無不知通。關梁除盜。

賊動合兵民意。紅彝市船故驕橫。主者貪其利。多爲所玩。一日有互市者。莫賈輕重。不相中。一船拔刃以誣軍吏。惶急不知所爲。交單騎往縛譯。榜之爲平。其直皆羅拜。次日其酋率眾謝承筐。多儀兔冠。以獻文。大陳武威。坐堂。皇召之入。語以朝廷威化。何責甚厲。皆不敢仰視。復椎牛置酒饗之。廷廡所獻儀物。悉遣還。由是諸彝畏服。明年調臺灣北路營參將。諸羅令周鍾瑄才名吏治。爲海疆冠。文一見如舊交。和衷共濟。戡夷卒。撫番黎。捐金助建學宮。城隍。悉除所轄陋規。部伍器甲。簡閱整。

齊躬巡歷沿海增置要害營汛北路地方千里半線以上民少番多大肚牛馬存霄竹蕪諸處山川奧鬱水土苦惡南挾淡水窮年陰霧罕晴霽硫黃所產毒氣薰蒸鄭氏以投罪人庚寅始設淡水防兵及瓜生還歲不能三之一巡哨未有至者文決計往部曲皆涕泣強諫文曰不然臺雖彈丸實閩之安危淡水又臺之鍵鑰也由淡水至福州利風一日可達民番錯雜七命者日多不孰知其里道情形何以控制調度自齋帳落具膺構比或於馬上成詩夜燃燭紉所歷地里山溪風候上俗爲

文以祭成亡。諸將士。悽愴激烈。聞者感泣。山谷諸香。具牛羊酒食。迎餉道旁。文悉慰遣。無所受。召社學香童。坐幕下。與之語曰。我汝師也。勿懼。能背誦四書者。施以銀。而爲講解。君臣父子之大義。反覆不倦。諸香皆感悅。竟以中瘴氣。歸而病。瘞遷福州城守副將。赴京道。劇卒於宿遷。年五十七。文偉軀幹。黝面。鬚。好劇談。大笑。鬚眉俱動。讀書忘寢食。有時賓朋滿座。朗誦高吟。或展卷喜動。眉梢失聲。揮淚。戟手怒罵。嘗曰。吾見古人之忠。孝。節。烈。浪不起。其人於紙上而拜之。跪之也。見古人之悖。逆。奸。

同恨不起其人於紙上而寫之。礫之也。爲文章不假思
索。對客揮毫。數十言立就。詩以韓爲宗。然其志在經濟
事業。欲以設施見長。故著述無多。所遺淡水諸作。南北
海道。盡山花鳥等記。耶。平生無蓄錢。或贈之千金。以葬
母。軀盡在官。二十有四月。未嘗取兵民一粟一絲。運米
及招撫時。所過當道。以文需次。聞員爲國宣力。慮資斧
弗繼。輒贈金帛。文悉却之。曰。吾不以
天子之使受人憐也。歿後。妻孥餽粥不充。無一廛之宅。
然素淡泊。亦不見爲苦云。

玉霖論曰。阮鶴石。全才也。粗豪曠爽。有湖海之氣。望之知爲英雄耳。其沈機權變。肆應詳密。非與其事不可得。窺測也。使竟其用。經濟事業。豈必多讓古人。天奪之速。則不解其何故矣。世所傳造物忌才。吾始不信。悠悠天下。人才難得。又困苦沮抑之。不使展盡底蘊。是天既不肖多生才。生之復不肯愛惜之。則謂之忌也。亦宜。

李弁傳

藍鼎元玉藻

李茂吉本姓江福建漳浦人也磊落不羈家素貧弗屑
治生業與弟江尙皆從戎邊省將帥相沿懶更兵籍每
召募入伍則指一空名界之以故茂吉姓李而江尙兵
名侯鵬皆不得姓本姓亦茂吉由海壇鎮隊日以班渡
臺屬水師副將許雲麾下雲一見大奇之康熙五十八
年秋九月薦于鎮帥歐陽凱凱考驗材技出眾轉薦提
督施世驃總督滿保授安平鎮中營把總茂吉不以官
小自卑奉職甚力岸然有大志稱委靡事皆不爲朱一

賈之亂。茂吉自請於副將許雲。乞一旅。率弟侯鵬為前驅。殺賊時。羣賊蜂擁逼郡郊。雲聞警。欲躬赴援。遂以茂吉從。四月晦日。戰於萬壽亭。茂吉虎吼雷奔。匪入賊陣。左衝右突。所向莫能當。賊退心竄。泚林五月朔日。復隨雲在春牛埔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圍殺。鎮帥歐陽凱。死焉。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石。琳皆戰死。獨水師弁兵不少挫。許雲游崇功。自分必死。率千總林文燦。趙奇。奉力戰。茂吉奮刃大呼。賊披靡僵尸。匝地自聚。出戰至日中。矢窮礮盡。雲崇功。文燦。奇。奉皆戰

孫氏婦女節烈十人傳

王巖 萊夫

孫道升揚州江都縣學生員也繼妻藍氏其弟道乾道
新皆先卒道乾妻王氏子天麟之妻丁氏道新妻古氏
從弟子啟先之妻董氏前妻生長女嫁張靖次日四兒
繼妻生女曰七兒皆嫁古氏次日存孫女曰吳皆未嫁
揚州被兵時孫氏婦女人人手刃繩自隨城破吳先縊
死死時年十七藍氏時五十四矣或曰母老可無死弗
聽引繩自縊繩斷墮地不死再縊不死一卒至揮刀斷
繩墮地不死兵卽去又縊乃死王氏丁氏方就縊會卒

至急走匿。夜相持自舍後。投汪中死。古氏亦年五十四。守節卅年。頭盡白。墜井。眾止之。弗聽。遂死。有女嫁吳氏。生女曰睿。時八歲。適在外家。亦從墜井死。董氏居僻室。念卒且至。以帶繫門樞。縊死。存病足力疾。移井旁。墜井死。董氏之妯。有祖母曰陳氏。寄居孫。與董氏同室。及孫之婦女皆死。陳氏亦自縊死。道升長女嫁張靖者。再墜井不死。得全節。自有傳。次四兒。與七兒嫁古氏者。同縊於牀。四兒死。七兒素壯不死。強其姑以手扼其喉。令氣絕。乃死。當是時。有張廷鉉妻薛氏。城破自縊死。廷鉉之

死。茂吉亦力竭被擒矣。賊擁之演武亭。見渠魁戴穆。茂吉挺立昂然。穆怪其不跪。叱之曰。若兵耶。茂吉曰。官穆曰。把總微官耳。若壯士。降當以汝爲將軍。茂吉暝目厲聲罵曰。死賊我。朝廷命官。豈肯從汝作賊。遺臭萬世。耶。舉足踢其案。案翻。奮力斷縛。直前欲奪刀殺賊。賊眾舉刀共斫之。頭腦破裂。尙痛罵不絕口。賊怒碎其屍。時年三十九。侯鵬被傷不死。潛匿民間。覓兄屍數日。不可得。大帥入鹿耳。鵬隨軍殺賊。遍訪諸埋屍所。發視皆非。遇與茂吉同擒之。舊兵蔡爵乃得其詳。以茂吉妻許氏。

及三歲兒江忠還漳浦。總督滿保出帑金賞恤之。拔侯鵬把總復姓名武。明年奉旨旌忠廕一子。

玉霖論曰。官以盡職爲榮。李茂吉雖未升萬戶侯。姿是道哉。罵賊不屈。百世下凜凜如生。常山睢陽當。蹶然孺子可教矣。臺變殉難諸臣。惟茂吉最烈。若許雲。歐陽凱。叅將羅萬倉。遊擊孫文元。守備胡忠義。馬定國。千總林文。趙奇。奉蔣子龍。陳元。把總林彥。石琳。林富。皆捐軀報國。不爲苟且偷生。欲一一爲之立傳。惜乎末由知其生平事蹟也。

妹曰吾兒遇卒鞭撻使從之大呼曰殺即殺何鞭爲遂
被殺死張氏婦女始與孫同光天壤
王巖曰予舅氏與道升從弟道立交
也其後諸婦女無老弱皆能死不辱
與何勇於就義者此其多也予又聞道立母潘氏時八
十有一齒盡落雙鬢卧牀聞兵入喃喃爲被創死嗚呼
此皆當時婦人女子耳而乃能如是

劉公惟中傳

汪 琬 堯峯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少孤。鞠於諸父。雲南布政使九光長爲潁州衛諸生。當明神宗末。公知天下將亂。慨然以功名自許。所遇州縣豪傑。皆傾身與之交。得其歡心。諸慕氣節者爭趨之。公爲人沈真。有知畧。作詩歌不甚屬草。多雄傑感激之語。尤喜談兵。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聞河南北。廷石者九光子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隸潁州道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公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

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爭下騎拜道左曰公何以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君別聊用爲歡會耳於是雜坐出囊中大瓢注酒拔佩刀割肉相飲嚼公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令四方笑吾穎無人數人者默不應良久乃曰常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念妻孥乎某在無憂凍餒也因手觚自滿引曰保爲諸君任之衆且感且服果皆匍匐泣下曰某動知公意矣敢有異志是日微公救解幾至生變羣盜大掠村市中將抵州州太守

故文吏不知所出。集士民廷議。公聞之。緩步至廷中。於是士民皆集。太守素嚴憚公。急揖之。使言。公仰面大聲曰。此狂豎子也。計已走矣。脫薄城特成禽耳。太守惶遽。姑欲藉公以安眾。卽謬曰。劉生言是。遂命公率眾誦之。已而盜果遯去。公之出奇料事多此類也。公狀貌魁梧。飲酒至一石不亂。善運馬槊。往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日嘗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當是時。流賊方起陝右。蔓延汝洛間。所在剽掠。官軍不能制也。賴當賊衝。州人惟倚公爲重。然公竟不及設。

施而死。崇禎八年春，賊攻州城。城外故有樓，高於城數丈。賊奪據之，俛射城中。城中人旬旬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太守曰：「事急矣！然樓旁故多狹巷，可繩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乘間焚其樓，則賊勢可蹙也。」太守既許諾，而會張尚書鶴鳴在闈中。尚書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劫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能得，奮袂走出，謀矯太守令遣其客。客已悉聞，張尚書語藉藉，怒罵稍相目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動。賊帥厲聲訶問公，公瞋目叱之，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七。初，公雖

與廷石爲俠。然廷石少年使氣。而公則恂恂守法。數折節下人。廷石譙公迂儒。公笑不校也。廷石爲怨家所中。上官將捕治之。事泄。廷石恐脫身他逃。公遣人招致於家。陰與畫策得免。由是廷石大服。最後公死。而廷石亦與賊戰。敗。身中大創十餘。輿至於牀。猶口占書數百言。乞隣道兵逐賊。不逾日亦死。公娶於王。有子體仁。與予同舉。順治中進士。今方爲刑部主事。

汪琬曰。予讀公詩。至抱剡吟。與聽郭山人彈圮橋歌。未嘗不嘆公之忼慨壯烈。蓋其天性然也。劉氏自布政公

以來科甲相望。廷石有弟廷相亦與予同年進士。其子
佐臨壯國壯國從子鼎後亦相繼第進士。故河南稱巨
族者必推潁州劉氏云。

先大夫傳畧

儲 欣 同人

嗚呼。我先公立。寵公之葬。寧陽也。同輩墓木拱而抱矣。
又時值鼎革。兵火塞塗。無由奉書幣。求四方有道能
言之君子。徵實屬辭。勒諸堅石。伯叔先君。往往拊心痛
之。欣幼孫也。煢煢孤立於公之德行治蹟。何所承受。惟
是稍長。知學。蒙伯父四叔父。愛憐如子。諄誨以祖德。然
穆漸有所聞。而諸兄年長。猶及奉公杖屨者。尤樂爲誦
述。余伯父諸兄。相繼謝世。而欣亦老且衰矣。大懼公德
行治蹟。日就湮沒。自傷貧賤。弗敢上書當塗之士。秉鴻

筆著作石渠天祿之林葑菲弗遺詳載明史庶幾藉手
無華之辭撰次大畧藏諸名山以俟百世伯父叔父曰
公二十四登賢書謁同邑萬尚書文恭公文恭曰足下
青年榮薦前途未可涯也居官勿納人一錢賄亦勿以
一錢納賄於人公退筆其語於輦及令鄱陽隣府王推
官以查盤至索賄弗與王性墨遂斲公卒敗公行取事
然公弗少悔守文恭公教終其身鄱陽土瘠民貧湖盜
水陸行劫更數令莫能靖民愈困公廉知其窟猝率捕
役龔渠魁斬之盜遂平謀農桑興水利貧瘠漸振治聲

曠京師三年行取。出京朝官公論居多云。浦城風淳民
富。公始至。縣署內外陳設豐華。日供珍錯及百壽朔望。
復陳設如始至。公怪之。以問吏。吏曰。此舊規也。歲杪。簽
里正二十四人。人直十五日。費各千餘金。其來已久。公
嘆曰。吾食官奉。束薪釜米。當用價償。奈何。歲破民二十
四家。罪吏曰。彼戶斂其鄉。以供夫何善。公曰。是則富貧
均弗免也。滋不可。立召里正。諭令歸農。歲杪罷簽。百姓
大悅。爲政葺丹浦。城民益富。風益淳。訟少狴空。公五日
一升堂。視事餘。講書燕坐而已。士民愛公若愛父母。公

往府往省輒捧茶菓送公行童叟滿路歸復如之去任
士民送公踰仙霞嶺哭失聲斂財立生祠時節享獻公
卒禱賽益虔滄桑未變往來閩中者皆言儲公祠之神
靈奔走窮僻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鄱陽亦
人名宦春秋祀上丁諸長兄福疇福智曰公善斷疑獄
補令浦城未至浦盜林順招其黨夜聚王孝廉園旁孝
廉密報梅同知同知捕得順順大言曰我將起事爭天
下黨數千伏某某所同知利其言冀軍功速化申憲請
兵巡撫曰俟浦城新令至會鞫之鞫實發兵未晚也及

鞫順供如初。公大怒拍案曰。爾一盜魁耳。數十人皆爾從。他何與焉。爾欲指陷。良善及爾。平日相讐。怨者。余若觀火。毋余誑。會鞫者。僉曰。然。順語塞。卒以盜論。斬。戍如律。而止。及前令時。鄉民有賈於外。而妻妹居者。目挑一少年。少年弗視。隣人窺其後。是夕踰垣入。竊少年姓名。自逆德之夕。必來。來必匿深黑處。曰。吾目疾。害明月餘鄉民。歸昧且叩門。少頃被殺。里正執一女人。控令。令拘少年。少年忿怒。氣盛語勃。令大怒。酷刑考掠。少年不勝痛。因自誣。擬大辟。以凶械之未獲也。囚諸牢。公下車。理。

舊獄女囚證姦殺甚力男囚委頓一辭莫吐然察其色甚寃公命獄吏引男囚入女牢伺其情狀吏具以聞公即復鞠之女囚啼呼曰天乎姦殺者脅不瘡瘢可乎寧大苦無有寃若矣公訊女囚某日誰踵少年過汝門者追憶良久得隣屠拘至襖上服瘡癢宛然索其家得囚襖具白上憲少年得釋歸少年徐姓名某始爲諸生前令黜之公旣脫徐於死力請復學仗助膏火徐出獄數載舉於鄉公晚歲家居孝廉每會試必迂道省公畱數日從叔懋時曰公少嗜左氏書下筆輒肖中年悅蒙莊

晚愛邵氏擊壤集自爲序。錢板於家。又喜觀內典家藏佛書甚富。然湛深經濟。明治亂興亡之道。見事於未然。以故生平難進易退。務實不務名。東林初起。史太常張儀部竇執牛耳。皆公同邑同年。且姻家也。勸公講學。公婉謝之。退而嘆曰。明其衰乎。此朋黨兆也。無何益熾。公深以爲憂。謂其密友曰。士大夫立身行己。治官理家。何者非學而聚。徒標榜。伐異黨。同自謂君子。而斥人爲小人。惡莫痛於傷心。吾懼清流之禍之復作耳。已而崔魏得志。一如公料。而朝士背公殉黨之習。牢不可破。竟與

有明廟社相終。天啓元年。公弟廉使公終生母制。將補
宮京師。公謂曰。爾不見紅丸移宮。鬪爭若水火乎。若之
何。蹈而弗避。廉使感其言而止。公之卓卓可傳。此其大
者。他如建祖祠。睦宗族。厚故舊。林下二十餘年。不以片
紙走當事。人亦籍籍稱之。伯父又曰。爾知爾祖愛人以
德乎。建甯戈生。乃父嘗督學下江。公官閩。生執贄門下。
一日饋海物數十罌。啟之皆金也。公召生謂曰。生以余
慙俸深。今秋必入闈校士乎。予非鬻關節者。生以關節
進。辱身辱先。奚以自樹立。匪直此也。生持此謁貧人。貧

人必諾。然而裁之者主考。隲之者造物。是得失仍未可知。而金不返矣。誰折閱數千金而家不消。如以謁刻。蒲躁進之人。發爾之私。以沽己之譽。爾身家亦曰殆哉。卽還生饋生大悔悟。卒以謹恪聞。同邑錢貢生。何鼎著書數百條。中一條曰。崇禎六年。宜興民變。焚宦庄。發宦墓。無虛日。將經儲庄。渠先期令於眾曰。儲氏世德。愈憲公尤賢且仁。無魚肉窮阨事。過其庄。勿騷擾。已而果然。時公亡數年矣。沒猶思之。况及身乎。而福建通志曰。蒲城當閩衝。公性尤亢。不屑逢迎爲事。又曰。天材敏達。坐堂

上一吏抱牘。剖決如流。嗚呼。公諱昌祚。字立寵。號肩字。
本末粗具。可考矣。顧道弗行。朝廷之上。澤弗潤百里之
外。積者多。施者不遐。公之謂與。

二式傳

儲欣同人

二式見孝友人也。生富膂力。明末大亂。兄稍長。學劍槊。弓矢。拔其羣。矜氣重諾。有古俠士風。烈順治乙酉秋八月。郡兵屠豐義。骨相撐執二式。縛而鞭之。佯斃。中夜一奮。縛索寸斷。超屋數重。躍而下。詣丁撤屋材。焚燎達旦。別結火砦自固。復連躍踰之。乃免。聞者壯焉。年三十六。悔痛自刮。磨移其材力。督農桑。權子母。不數年而業就。貲產并饒。嘗選地河濱。累石爲牆。構亭鑿池。築書舍。課子姪。奉伯兄。二允處其中。二允高士。移植竹柏梅李諸

名樹位置有法。又博求嘉卉。手自芟灌。望之鬱然。一花
草之榮。四時雲物之變。二式則網鱗於池。摘蔬於畦。邀
宗族親友。舉酒相賞。二允二式及弟公三。迭起奉觴。不
極歡不罷。吾村自巨剗後。門巷蕭條。是日復見承平世
家故態。座中老人有泣下者。或曰。二式少時。非直勇勝
亦智士也。鼎革初載。宜與無賴嘯聚湖山。以故明爲
名者相望。招二式卻之。一日以事出。爲所獲。賊渠趨風
跪拜。誘說萬端。弗爲動。伺其懈。脫歸。語人曰。此鼠狗輩
乃在頸而弗悟。痛哉。未幾裨尉捕戮如其言。嗟乎。人生

當風雲變化之世。兼資知勇。而橐項邱園。此其所遭。有足惜者。然徒手立家。敦人倫之樂。優游俯仰。以天年終。兄子雲慶。資其誨育。食餼鄉校。蒸蒸太和。至今未散。若兄者可謂賢也已。諱福某。二式其字云。

永甯八烈傳

張九鉞 度西

興安總兵官程福亮母康氏。適夫養味數年而寡。鞠孤。福亮長。驅幹雄偉。氏令習弓矢。立功邊塞。崇禎末年。洛西大亂。嵩縣賊將雙溪聚眾數千。焚掠最慘。福亮與母相失。賊破東宋寨。執氏脅以白刃。氏大罵。賊不忍殺。擁之行。至崖絕處。氏奮躍投崖下死。是時賊刈人如草菅。咸棄崖下。積屍成阜。越兩月。鄉眾以鋤刨屍。皆潰爛。不可辨。獨氏屍。軀全顏色如生。蠅蚋不敢集。眾驚拜。有識者曰。此程母也。瘞以棺。殮識之。福亮聞。闕賊中求母。消

息不可得。徒步走興安。叩大帥轅門。長號求移師救母。帥奇其狀貌。曰。此坐他日當待子姑。署子偏裨。予一軍。戮賊會賊黨潰。雙溪奔河底村。鄉勇奮擒之。而福亮帥至。眾告母涇處。且言死狀。福亮始知母變。搏膺大號。親斬雙溪首。剗其心。漚血祭母塋。培兆域而去。於是氏節烈之名聞天下。順治八年。福亮以勦盩厔賊。賀三才功。超守備。康熙年間。積功累遷。果至興安總兵官。

詔贈養味驃騎將軍。母太夫人。畧見合肥李尚書天馥程將軍傳中。

洛西太原村張元尹妻李氏生一女元尹死撫姪爲嗣以已有色恒韜晦足不踰閭十餘年忽逆僕忠智闖孤就外傅女穉生邪念持刀踰牆潛撥門入撼氏求歡氏驚醒執其聲以手抵大罵惡桀奴汝何敢行大逆事汝頭將懸西門矣逆出刀逼其頸曰不從先截汝脰氏奮身延頸受曰截截聲未斷已殊手足擊牀楯震動血汨汨有聲逆駭慄而其女從夢中連呼賊殺我母遂棄刀遁夫弟聞呼躍起排闥入觸之僵遂縛詣縣鞠逆伏罪

氏請

旌。磔。逆。梟。於。市。山。陰。高。道。泰。曰。洛。西。山。水。至。金。門。北。陸。
問。益。奇。詭。雄。詘。雲。霞。鬱。異。采。宜。產。偉。丈。夫。烈。女。子。誠。然。
張。檢。妻。顏。氏。儒。家。女。幼。時。聞。太。原。村。張。烈。婦。拒。暴。捐。軀。
事。輒。嗚。咽。流。涕。年。十。八。歸。檢。事。姑。孝。勤。檢。讀。書。攻。苦。暴。
楚。金。梁。者。宜。陽。人。備。於。檢。家。豔。氏。殊。色。伺。檢。赴。郡。試。是。
夜。氏。赴。姑。室。暴。懷。刀。潛。入。氏。室。伏。桁。下。衣。叢。中。三。更。氏。
自。姑。室。歸。滅。燈。寢。暴。從。桁。下。出。徑。登。氏。牀。曳。其。衾。氏。驚。
覺。大。叫。暴。出。媠。語。曰。我。也。婦。力。拒。罵。賊。逆。奴。暴。曰。不。從。
刃。汝。氏。起。奪。其。刀。刀。劃。掌。裂。更。叫。罵。黑。沉。沉。中。暴。以。刀。

連截氏臂胸肋腋十餘處立死棄刀與血衣踉蹌歸家。天明入室徑臥不起母怪若素強悍今何戚戚無人色。且衣被多泥跡必有異潛告隣人環守之日未晡永甯捕者至擒赴縣鞠吐實自言一夜可行二百里今輾轉六十里觸荆棘泥淖若行絕靄中者然天誅不可逃也。

大吏聞語

朝氏予旌祀節孝祠置暴極刑兩烈婦相距五十年夫家姓同大變奇貞亦同異哉。

三嶠別霄商號山川險阨土泉沃腴檀山以西產松柏。

榆桐青黃楊之木連尋合抱。縣直原阪伐之。縛爲筏。浮洛以下。三川郡邑宮室咸取材焉。以故民多以斧鋸爲業。張抃者少年恃勇力爲操斤先。婦陳氏屢諫阻不聽。有大木臨峻阪。抃奮刷之。木塌然忽墜崖下。抃走避不及。壓死。血肉狼藉。眾昇以歸。氏聞變披髮狂號。奔捧夫屍置室中。吮其血。擗踊無數。以首撼地。額盡裂。舅姑恐其殉。慰以夫死可撫。孤延嗣女指屍泣曰。夫慘死若此。兒何忍偷生爲。速從地下。庶魂無苦。事親有諸。娣在。鞠孤大難。兒無材智也。斂畢。解帶竟縊死。屍傍手相抱。牢。

固不可解。舅姑憐之。購大棺納其中。與夫同瘞焉。從其志也。乾隆三十年事聞。

詔予旌。

郭進昌妻李氏。年十九。子歸乳。子女各一。女長適梁氏。子而進昌死。氏矢志育孤。迎壻與女偕居焉。夫弟小孝。貪而狡。計嫂年三十許。色尚艾。嫁之。可獲厚利。與族子進祿謀。一日偽恭。被謁氏。氏飲以茗。坐間諷氏攜孤。改醮。氏怒。抵馱於地。指罵曰。兄死。叔不扶。吾節此何地。而敢以禽獸語聳我。速去。遲必批汝頰。小孝慚沮出。陰謂

進祿非強劫不可。進祿廉邑李某饒於財，爲關說。李亦素聞氏美，且能揮重金成劑於外矣。約吉日，令李牽馬來迎。與進祿立戶外，小孝突入室，將挾氏出。壻與女大詰，小孝婦忽霽容，曰：「勿譁，叔使孤兒有噉飲所。」延郭氏，脈吾何惜！一行以孤授小孝，令李抱之，先行入室。聞壻作妝色，揚揚上馬。壻女疑氏心變，唾之。小孝計得與進祿，噪而出一傭人牽氏馬，徐徐行。氏馬上言笑自若，各不爲備。至王范鎮，氏忽自袖中出薙鬚，小刀勒其喉，大呼喉斷，墜馬死。血噴十數丈，鎮人驚駭，前執小孝等。

誰得狀呼婿與女共訴請官按律科罪請

旌向使氏自刎於家刀必爲人奪不得死以智勇全節若此其難鬚刀蓋人作妝潛藏也

洛陽有閻存姐十三歲拒暴死立祠又百餘年而有永甯曲登姐自其八九歲時卽舉止不苟有心計眾異之亦十三歲父廷順往北山原巡瓜田母呼女饋之父忽心疾歸覓藥謂女暫守吾卽來隣閻李暴年五十矣望女獨坐楸樹下心蕩欺其穉誘易制前調之女怒罵若吾丈人行而戲吾弱女雛若以吾何等兒也暴執其臂

女奮躍柿樹上暴益肆攀樹枝曳女下將強污焉女益號誓觸以首及兩手十指如排戟銳刺暴知不可犯畏其父來遁去女憤歸哭訴父母父以女及笄恐醜揚無來聘者勸少間毆之洩忿女怒曰兒如玉之軀臂爲人所執此而不爲急湔恥見何能立天地間乎必訟諸官父給曰官他出女終夜泣涕父母環伺之女忽收涕理箴管如平時伺少懈女持刀奔至暴門自刎死目瞠視立不仆血湧數斗不止暴出戶見之爽魄入厨捉刀跟踰行若有人捉而曳之者衣髮皆亂踣女門勒其喉死

眾驚歎曰女手誅之也。大吏錄烈狀聞。

天子以女幼能抗節明志，予旌祀以風示天下，而令邑侯建常祠於邑東衢，與閭存姐遙相望云。

永甯有醜夫郝小車，以業名生而短小，髮鬢，手跛足，一目眇，口期期，然而其妻澠池柳溝村單氏女，年十八，麗妹也，于歸父母，以夫醜家貧爲憂，氏絕不介意，伉儷殊篤，隣婦常嘲嫺之，氏正色曰：夫天也，天可憎乎？且吾命也，請勿再言，眾慚，更相敬焉。氏勸夫棄小車，變奩服，躬紡績以奉舅姑，與夫搭松枝，拾馬通，以爨有子矣。三

年。舅姑相繼死。氏鬻所居破屋營葬。無缺禮。食更絀。數日不舉火。族人憐之。予蕎麥數斗磨麪。鬻餅分其餘。以飽夫婦。日夜歌聲出閭巷。將以老矣。乾隆五十年。邑大飢。氏爲隣婦佐食。紅貸餘食。食夫子自咽糠。翌年疫作。夫病。氏鈎柳葉煮雜糜以給。夫竟死。數日子又夭。氏丐席分裹屍。以木杵掘坎。瘞之。杵斷更以手捧土。塋成。血漬地。乃椎胸號曰。天乎。單氏汝事畢矣。而偷生乎。族人勸氏年艾。有材智。曷貶節。氏憤怒不應。坐破窰中。餓數日。死。年二十六歲。族人醵錢葬之。夫塋傍。今過者猶

指曰此好老嫗墳也。

生員雷百里母程氏年十八夫聲驚死擊心雀躍將殉之顧牀上呱呱強止斂衽數纏棺撫號將闔棺眾忽見棺中衣有血噴出而氏暈仆棺下駭不知所爲察氏左手已截斷一指指在棺中爭以藥縛創少頃蘇詢之氏泣曰吾不獲身殉以此指與夫同葬也居無何其祖舅病且革呼氏至榻前目連連視孫氏恚曰尙虞婦有他志耶拔頭上簪從右頰刺入洞左頤眾大駭奪其簪視創口白色無纖子血驚以爲神祖舅目瞑氏而創亦旋

合苦節三十年。每指手與頰。痕泣示百里。曰汝父實志。歿汝不奮志。讀書負此矣。百里亦泣。能有聲於庠。

張九鉞曰。劉向烈女傳。召南申人女。許嫁於鄆。夫家不備禮而迎之。女持義不往。賦行露之詩。經儒有言。召公聽訟於甘棠之下。行露之貞女。被訟而致於獄。蓋被文王之化。淺而未醇。我

國家禮義陶淬百餘年。如太陽之照幽崖。無遠弗屆。直省大吏以芳行烈操。上荷

旌書者。歲數百。休哉風化。媲美二南矣。永甯山水奧鬱。

木石聳異。鍾其奇者。雖蓬門弱質。守禮敦重。名節糜。驅
碎脰甘白刃。而如飴。雖事變異乎古。以言乎殺身成仁
之道。奚愧志士仁人哉。余修邑志。廣搜窮崖。遠谷。例稍
不符者。或登之。其事詳而異者。別立爲傳。雷聲驚妻。雖
以壽完節。然幾死。謂之烈可也。附於後。

二僕傳

惓敬子居

順喜其父孫祥丹陽人賣身於敬族兄用霖用霖賣孫
祥及其妻張於子涓涓府君雁喜隨孫祥至始八歲少長
一切不肖皆爲之。惟事主則勤至出於至誠先府君卧
病十二年順喜日侍至丙夜。擗搔折手節解疲肢無倦
後與楊和兒溺死采石江中。

楊和兒河南洛陽人隨董達章超然至京師性慧甚不
得超然意遂隨子寬至富陽已復隨至都子寬出都過
河間逆旅火跳而行是日覆車於圯幾壓且溺皆杖和

兒得免。後復事子由。嘉慶九年。太孺人年七十。和兒自鎮江借順喜。溯江來新喻。祝太孺人。三月二十八日。次采石。有沙門丐於舟。舟人斬之。沙門曰。生非我有也。財何吝邪。舟行至中流而沒。和兒於羣僕中最善順喜。其不肖多同爲之。其事主勤至則同死。亦同噫。二人之不肖無死法也。而卒以非命死。觀沙門之言。其有數存邪。然天下有法宜死而反富壽。是數之不平固如是邪。且天何不能反此數以爲事主者勸也。

後二僕傳

憚敬子居

嗚呼民之愛其生。性也。至不愛其生。而以戕賊作亂。豈
一日之故哉。瑞金處萬山。民性悍。喜邪說。敬視事。期月
矣。上下無所感動。咎其何辭。陳明光者。出業。素通符錄。
與湖陂司巡檢比。而不喜典史。吏卒嘉慶十一年四月
十三日庚寅。敬以事赴行省。明光之族人明偉。有婦何
私其族人明讀。明讀挈而逃。明偉訴於明光。達巡檢。獲
之以何。付明光。明光亦與何私。忌明讀。相鬪。聞巡檢執
械明讀。故陳族人惡巡檢。而不直明光。二十四日族人

闕而至。明光知巡檢不足倚，以刀至頸，取少血，卽撲地。使其妻劉訴縣。縣曹付典史往驗。又不直。明光而明偉之妻何前爲族人擁去。明光旣失，何復得不直。名於甲夜自起，暗噫，獨飲酒，持刀奔巡檢司，殺明讓，傷守者一人。奔典史，殺皂隸一人，傷三人。復殺門子一人。典史闖門大噪，明光反走，道縣門，念終不得活，遂入，傷鈴下二人。砍闕者孫福，傷肩。自後戶走避。夏清柳芳避入室。無後戶，同死。方明光殺人時，無發聲。及與支拒者，書手劉懷仁曰：其諸爲符錄所禁歟。明光赴州審錄。於路自

恨曰。縣官在吾不至是也。

夏清仁和人。敬知富陽時來從。以小失遣去。嘉慶元年。敬餉軍銅仁道五千里。而自武陵以南。卽出入叛苗中。幾一千餘里。夏清願從。餉銀十五萬兩。爲鞘一百五十。皆夏清主之。役旋從至江山。敬以先府君之喪去官。復遣之。而敬貧甚。左右無一人。夏清復來。遂從入都。從至新喻。最後從至瑞金。前被殺一月。敬心怒不樂。欲遣之。不去而死。嗚呼。命也。

柳芳。武進人。備書府戶曹。不得意。嘉慶五年。從敬於新

俞凡授講及詩文詞草。橐柳芳主之。能日書一萬字。無塗注。前被殺三月已辭去。復反而死。敬束下素巖。夏清柳芳皆布衣。履言語訥然。以此得久。然卽死固也。

述記卷十一終

敏求軒述記卷十二

丹徒陳世箴筱林輯

過元傳

應讓地山

過元無錫人僕之君子者也甲子春余讀書洪山寺中
遣館僕陳升詣句邑紀金波姻家請以所識過元權僕
事薄暮來深日殺下色黝黑多力善拳勇命卽畱辭以
明日詰之曰來時未白母歸白母旦必來旦果來數日
後予適歸省屬守客舍值以事牽過午方至則兀然在
焉問胡不往食曰守舍吾責也食不食尋常耳予已心

異之矣。陳升返元去。予謂升曰。昨代傭者。非常奴也。升笑曰。前與元傭某家。某固邑豪吏。吏以事成。河南踰年死焉。又踰年。謀歸葬。吏之子三人。幼不任行。元曰。吾行矣。吏家財久入官。無行資。元竟去。抵戍所。吏前負金百餘。聞元至。感來責負。以吏柩爲質。元計曰。償而歸。經也。竊而逃。權也。乃夜之殯所。跪稽首泣訴狀。啟土及柩骨。盡見。則用挺長。與骨齊。布衾之。背之。絞之。負以疾趨。恐覺而追已也。達旦。問諸土人。已去殯所百四十里矣。於是書則肩以行。夜則伴以宿。或問之。則曰。古畫一軸。索

觀之則曰。碎裂不可以風。凡肩行二千四百里。入江南界。附舟抵家。泣授吏子。亦無德色。予曰。此義甚矣。且跪泣敬土禮也。以古畫爲解。知也。肩行二千餘里。勇也。而無德色。不又進仁矣。夫雖然。以此爲人備。何賦閒爲。升曰。是性多執義。所不可主人不能強之行。且強主人使必不行。故嘗喜其正。而苦其不便於私。前數年。劉某以二千金付元一人。市蜀山東。約得子錢。分之。二年後。劉以子錢十之四分。充三百金。因令娶婦。且曰。子今將有家矣。若券而奴於我。將授子家政。不然。吾不復與爾金。

市。蜀。山。東。恐。子。負。之。而。趨。也。元。曰。吾。昔。無。家。尚。不。去。今
反。去。耶。且。信。我。何。券。爲。不。信。我。吾。終。不。爲。疑。我。者。用。元
賦。閒。多。是。類。耳。久。之。余。欲。備。元。元。曰。元。之。來。也。以。升。今
備。元。去。升。是。市。升。也。他。主。唯。命。卽。致。書。屬。金。波。姻。家。轉
薦。金。陵。孫。文。波。司。馬。文。波。亦。吾。友。也。居。久。之。文。波。信。任
益。篤。憐。其。母。病。醫。藥。不。貲。欲。爲。戚。友。戲。葉。子。因。醵。錢。助
元。固。辭。主。人。曰。是。皆。萬。金。家。憐。子。孝。而。助。子。何。子。拒。之
深。也。元。曰。彼。雖。富。不。能。無。勝。負。負。不。能。無。怨。以。母。之。故
府。怨。元。不。敢。主。甯。自。助。我。於。是。眾。義。之。罷。初。議。徑。醵。八

十金置文波質庫以子錢助之適其弟自無錫來亦引
入孫宅受傭予友王子柳村喜輯佚事爲野史因備列
其事屬柳村文以傳時阮雲台中丞以憂歸小祥後
奪情授福建巡撫中丞以憂故請用卽戎例不受祿願
監軍陝西聞柳村言過元事撫髀嘆曰安得此人與之
偕入秦平以中丞命召之不來再召之又。不。來。柳。村。曰。
元。孝。若。以。其。母。書。召。之。歸。而。母。命。之。來。則。必。來。矣。既。而。
果。來。中。丞。喜。甚。命。以。長。揖。見。中。丞。答。揖。命。其。弟。及。二。子。
出。見。咸。揖。之。曰。是。子。可。友。勿。以。常。人。視。也。與。言。入。秦。事。

辭以母老。適秦中事竣。撫闕之。命亦寢。中丞有祭田。

在真州。屬元奴收歲租。月給俸三金。元又堅辭。中丞不聽。去越數日。逸歸告余。余曰。中丞真爾主。以禮使直。又厚。可近養母爾。逸歸得毋野否。元曰。人所以從中丞者。多得錢耳。中丞所以用元者。不名錢耳。多得錢財。貧中丞。不名錢。則見思。同列抑元。又有私焉。元弟不才。喜博嗜酒。元去則無人督責。必見逐。且主人遇我厚。甯去彼取此。予聞而甚敬之。及予在蜀中。畏歸途險遠。致書文波。欲令元來蜀。與余偕。執意元以弟不肖。故病蠱甚。不

能入罰。及子抵家。元已化去。逾年。年三才存。八于天。以
弟之子後焉。嗟夫。僕如元而天不予壽。豈山川之神亦
欲忠義方正如元者驅使之耶。不然。何命之短也。

玉書公家傳

藍鼎元 玉霖

公諱銘璽字玉書福建漳浦人。家貧落魄。以族兄侍御紫濤公占籍粵東之普甯往依之。遂家於普。性好讀書。立志節爲人沖雅。無疾言遽色。弱冠補弟子員。登順治辛卯賢書。湖帥郝尙久。叛聞公名。使人召致之。公蹙然曰。作亂也。此豈可哉。其人曰。非也。復明耳。公曰。我天朝舉人。不知其他。固強之弗赴。人還報。郝逆怒。遣其黨以兵壓之。公守義不屈。集鄉壯據守東山寨。賊晝夜環攻。寨破死焉。闔門皆遇害。鄉壯同死者八十餘人。子士旌。

在外得免。邑人哀之。

王霖論曰。公守義嚴正。而詞氣不迫。真可謂冲雅矣。出之以和平。行之以果決。至於闖家殉難。鄉閭手足亦皆視死如歸。又何其烈烈也。名教干城。庶幾無愧。

宜侯公家傳

藍鼎元 玉霖

公諱忠。字宜侯。福建漳浦人也。生有膂力。讀書知大義。能孝於親。配孺人卓氏。尤盡婦道。宗族稱之。所居村曰墩內。在萬山之中。故有虎患。歲甲子。有巨虎奇橫。往來百里內。傷人不可勝計。臘月十二日。抵某社。爲伏弩所傷。甚憤。四顧無人。跳跟大叫。聲裂山谷。所觸草木皆糜爛。直奔墩內村。過土地神廟。張牙舞爪。齧泥像。碎之。居民閉戶懾息。莫敢有出聲者。公父元章公。叔父裕公。比屋而居。時漏下可二鼓。皆已熟睡。虎旣碎土地神。猶咆

哮不肯已。衝撲附近人家。倒其門。攫二豕啖之。裕公夢
中大喊。虎怒撲其門。以世居山中。防虎患。門內植兩柱。
衛橫木。擊之。虎竭力衝撲。不可入。裕公恐。益大喊。虎聞。
喊聲益大。怒狂跳。登屋破瓦。桷直下斃。裕公糜爛其體。
公父元章公聞。弟有虎患。發聲助喊。虎復狂跳。破公屋。
撲元章公仆地。公持長刀直前鬪。虎卓孺人攜杵從之。
虎舍父撲公公。舉刀刺虎中其咽喉。刃入腹中三尺許。
拔刃不得出手。餘脫柄。虎負痛復撲公。孺人從後抱虎。
雙手搯虎頸。虎內既重創。不能自脫。公持手中柄連擊。

數十。惶急中卒無以斃虎。孺人呼曰：斧公急從門後取斧，竭力連劈之。比雞鳴，夫婦氣力皆疲，瞪目熟視，則虎已死矣。急視父，尚卧地呻吟，乃共扶入寢所，以藥敷治之。天明，村人屠虎，得肉二百有餘斤。越翼日，元章公竟死。公及孺人哀痛深切，喪葬悉如禮。觀者莫不下淚。里中父老士大夫謀欲白其事於令長，請以上聞。公泣且謝曰：忠不孝，獲罪於天，致使父叔喪於非命，忠雖苟畱殘生，此心已死久矣。若又因以爲名，是幸災而樂禍，忠尙得爲人類乎？敬謝尊長，切勿復言殺虎事。諸父老持

之再三。公辭愈益力。僉曰姑置之。無傷孝子心也。天道有知。大節豈終泯沒。尚冀以有待焉。公長於韜畧。後爲武諸生以卒。

王鏊論曰。哀哉。宜侯公之爲孝子也。非獨公之賢。卓犖人尤不可及矣。舍生救父。避旌表以爲名。幸災樂禍。數語聞之而不墜淚者。非人也。當殺虎時。鼎元幼。未能知。後十七年。從族兄唐明先生受業。始得其詳。距今壬辰秋。又已十有三年矣。家乘未登。懼將湮沒。不揣固陋。粗爲叙次。以俟載筆者採擇焉。幽光潛德。歷久彌新。公雖

不欲以孝名而名卒不可掩人亦何靳而不爲孝哉

敬求軒述記

卷十二

康生傳

謝良琦 石瞿

康生。楚人也。以字爲姓。崇禎間。擬舉進士第一。以策語直置第三甲。例出爲縣令。生少年負大志。旣失意。作不才明主棄詩。以自廣。世頗傳誦焉。所得縣在大江以南。賦役繁重難治。生不習爲吏事。日與其邑薦紳茂才子。弟飲酒賦詩爲樂。有某某者。從生遊。生與其登高山。酒酣日暮。生自起。易衣以粉傅面。更以袍笏朱墨奉二客。相與大呼狂笑。採風者知其事。坐落職。生在江南二年。世亂閉門。日夜痛哭。自念廢棄無用於世。益自放於酒。

又。以。舉。世。齷。齷。無。可。與。語。棄。家。扁。舟。遨。遊。吳。越。荆。楚。
至。登。名。山。求。當。世。賢。人。君。子。山。樓。野。遁。之。流。與。以。舒。復。
其。胸。中。磊。落。憤。恨。不。平。之。氣。其。遊。衡。山。值。三。月。望。後。山。
中。人。在。觀。融。峯。頭。陳。設。酒。菓。北。向。呼。號。載。拜。生。見。之。大。
喜。踴。躍。山。中。人。不。知。其。姓。名。相。共。驚。異。生。自。詠。生。平。遭。
遇。且。云。今。雖。憔悴。無。所。恨。山。中。人。爭。以。酒。進。生。生。爲。引。
滿。沉。醉。揮。淚。而。去。又。遊。姑。蘇。有。貴。人。某。聞。生。名。數。邀。致。
生。生。不。得。已。一。往。比。進。食。未。盡。一。卮。遽。起。去。又。遊。金。谿。
金。谿。人。好。大。言。生。亦。輒。與。之。期。其。子。康。畱。數。從。生。遊。忽。

然命之歸。且曰。汝父以身遊五岳。老矣。比有異人言。吾
子。癸。間當死。金陵市上。果如其言。汝必負吾骨歸葬。乃
呼酒數斗。與之飲。俱醉。及康。畱醒。不知生所在。至癸巳
冬。生果於金陵死焉。未死先數日。作書與友人。累數百
言。大畧言其生平志趣所在。雖死不足稱塞識者。悲之。

敏求軒述記

卷十二

烈婦裔娥傳

宋 和 介三

娥姓裔。余以其姑穢。夫不綱。皆不能有婦烈。故削其氏。稱烈婦裔娥云。娥江都縣北鄉黃珪橋集人也。性孝而有守。有邑父貧病不能藥。娥割股肉藥之。愈。至明年藥之日而卒。人皆謂其孝德。更有以生父一年當其父垂死也。猶未字。而年二十二矣。父憐之。因亟字之。聘於某。而某則舊城西門人也。辛丑冬。娥服除。遂適某。初媒云。婿銀工。適之。則磨腐者也。娥亦安之。且甚不慧。娥亦夫之。晨夜磨作一室。相勞相愛。其所處雖磨室也。旁通一

巨室時時有飲酒笑謔聲。一日窺之。則姑與二小姑飲。客酒而歡。大異之。猶不知爲姑何等客也。久之。且呼娥飲。始知姑穢閉戶。唾而哭。明年正月。哭告其夫曰。與爾獸處而生。不若死處。猶人也。死乎。曰。死。卽起而盡碎其粧。具面飾。示無面。其家也。又破鏡而二之。以半與夫。基足而縊。半自足而縊。示死完好也。以隣救解。未死。二月。娥省母。實與母死。決然決而不明。難以明其姑之穢。娥有二兄。亦類夫不慧者。母昏髦。皆不解意。娥哭而去。惟慷慨曰。兒必不辱母家。歸一日。見有盛飾少年。重裝輿。

從擁擁來據姑室。與二小姑飲十日者。一夜少年更黠。娥姑笑呼娥出。不出。詈而呼。亦不出。無何夜三鼓矣。羣飲而醉。羣寢。娥獨起梳粧。線縫裳至足。乃合線而繩繫頸於梁。足重頓繫斷。身墜。姑覺不救。惟以娥縊駭客志。盡有其裝。娥竟死。以病死給其母。先是其姑每欲有以汗之不從。而必極苦辱之也。娥聞出哭叩隣媪頭。冀身後白其汗。至是隣四出大呼曰。淫姑逼貞婦死。訟於府。府以儀真縣驗其屍。頸繫青白線。各如縷而雙。以明其死。一耦也。縫身亦青白線。以明其無點汗也。

宋子曰。娥以至潔而遭至不潔。悲乎。然使其家非不潔。則何以成娥之潔。譬殷之遭民。盡不食周粟。雖夷齊。猶采薇。豈顯其潔哉。故遭出於泥而不汙。人更多潔之。

書山東知縣事

惲敬子居

山東知縣者老矣。以進士授知縣。在縣八年。縣之人有
警大姓者。誣以不軌。列頭目數十人。上變於巡撫。巡撫
下上變者於獄。檄按察使督府都司以三百人馳擒之。
按察使先令健步夜馳三百里。密檄縣爲備。知縣得檄
驚曰。奈何。此良民也。因問健步兵去縣幾何。曰。昨發度
行。不過百里。今去當二百里耳。於是知縣從健步跨一
馬疾迎。兵於百里外見按察使曰。大人所捕及者。非反
者也。知縣能呼之來。若兵往不能無驚。竄賊則反實矣。

按察使怒曰此大事縣何脫爾少誤當坐縱反者斷頭
知縣叩頭曰知縣在縣久此數十人如家之人耳婦稚
耕種牧養能悉數之豈不知反不反哉如一人雖去高
願以八口殉非直斷頭也大人其馳使白察院急遣兵
大人單車來此數十人巡馬首矣於是復上馬疾馳反
縣親至諸應捕者家曰滅門矣速從我可活乃羣從至
縣按察使亦至縣知縣引而前眾皆跪號哭按察使愕
然良久令眾至所司投獄具情白於巡撫巡撫以屬司
道府司道府治無一驗悉縱之而斃上變者於獄蓋目

始變至事白。不及十日。大吏遂皆以知。爲能更一年。
巡撫按察使相繼遷去。會大計。主者當知縣年老官勒
休。

雙烈逸事

徐用錫

畫堂

雙烈者山東堂邑人楊棗核子妻妾也。

國初直隸有葉小岡者應募自招兵平賊例以兵多寡為署銜大小。葉時銜副將挈其孥領兵往湖廣。楊隸焉。先是葉曾游吾邑日事飲博。及是駐吾邑養馬城西。蓋欲矜銜於向日之狎客也。楊悔而請歸。葉不許。楊遂以其黨遁。葉遣追及之於沐陽之石榴樹。楊曰。吾思鄉非叛也。且吾何負於將軍。吾部曲留者尚多。又資以軍械。無算。君等急去。追者不聽。楊乃攬弓據鞍發矢。令曰。先

射馬應弦倒數騎呼曰吾爲恩舊耳不去將及人追者懼遂罷歸楊曰爲我語將軍吾行迫不能及妻妻倚背我無他請殺之葉怒其語召其妻妾告之曰虜不義負若若輩何罪吾麾下勝虜者如林試擇嫁焉卽以辱虜其妻其妾慷慨曰楊某誠不良嘗聞之女不事二夫先自辱以辱人非計也賴將軍大德勅軍校賜一窻生瘞吾兩人感且不朽矣葉力慰解固爲詩幕友嗾葉曰佳事也蓋成之遂坑於城西門外南塹火星廟後坑成其妻其妾盛服飾倩人布衾兩妻先下卧妾廼下互理衣

囊之。拳感者畢。徐號曰。可下土矣。竟掩之時。觀者傾城。率隕涕焉。吾邑高文學云。聞之蔡翁。可仕。蔡乃目覩者。又云。他日語及陸武岸逸輩。曰。吾孩時隨祖母開後門。望其地。去吾後門僅數武。果信。又云。曾邂逅一同舟人。及此事。曰。楊棗核子。吾里人也。歸後無聊。復以爲盜。死其妻妾之姓氏。無所考。人因楊頭銳足小而臆。故號以似之。文學名曜。字星輅。好識嘉言懿行。多不妄。此實奇節。固有裨於風教者。爲書之。又吾邑一貞烈。夫病危。無子女。貞烈決死。夫曰。吾有弟。然不能養母。汝所知也。

汝復死將委此病母何地是重吾罪也貞烈遂不死姑
篤疾十餘年在牀蓐貞烈跪牀前門扇上進飲食門扇
上雙穴宛然其著膝處也姑死貞烈盡心力成喪營葬
竣事謂其叔曰汝兄歿應從因託以養母濡遲至今大
事就矣尙畱人世胡爲耶其叔以爲悲怨語耳其夜貞
烈潛起潔衣裳紉綴其縫際赴家後池水中死吾童時
王君孫述刪菴言之蓋其親串也酒間與聞者皆聲咽
涕泗不能止王旣下世久訪貞烈與其夫家姓氏卒不
能得踴具槩槩附書雙烈逸事後以待後知之而能文

者詳載焉

卷之三十一

蔡居拙傳

段玉裁著

蔡君名居拙。句容蔡巷村人。性癡騃。與兄同居。家有田可耕。兄力田。君以服賈牟利。致生產數萬金。始爲賈人。多笑之。曰：是癡騃耳。黠者猶多折閱。况彼耶。然君廢時鬻財。奇贏多出意外。過能心計者所得遠甚。天贊之也。兄與析產。君不言。此數萬金者。非兄身也。以十之九推與兄。已得其一。曰：吾兄有六子。家口多。吾才生一子。費少。吾無用多金爲也。手造屋數十間。祇取一間。餘盡歸兄。漢薛包兄弟分居。田廬取荒頓者。奴婢取老者。器物

取朽敗者若君不又過古人耶氣力健甚少時每飯盡米五升不識字不通世故八十生辰校官自城往拜祝君拒之於門曰爾官也何可拜百姓校官既入君乃登堂上坐將受其拜焉有夢顛病嘗夜魘起開門赴池泅水中獲大魚歸叩新婦房門起之令烹魚飽食而寢乃自知其魘也年八十七而卒

王孝姐傳

熊寶泰 善惟

王孝姐。聚女武陟。駕部村農家也。生而端毅。不妄言笑。性敏慧。善女紅。能服勞。母丁久歿。繼母郭絕憐愛之。許大司馬鎮劉萬國子。伐兒。乾隆五十一年。大飢。遠近多。孿。戍兒。還出。六年不歸。孝姐年二十四矣。父母皆欲嫁之。度不能回父母意。乃乘間問至鎮。見老嫗。問劉戍兒。母。嫗曰。我卽戍兒母也。孝姐拜且泣曰。我王氏女。如之兒婦也。嫗大驚曰。誰家姑。貧貧然來。有心疾耶。起呼隣家。孝姐探懷中出物示嫗曰。此非姑家原聘物耶。吾竊

來以爲信。媪視之亦泣。顧訝其突如來。恐始奇。而中變。且家實貧。因辭曰。無以食子。家無明日糧也。曰。吾在閨中。熟知姑家事。而來也。自翁歿。姑攜兩小叔居。安所得食。幼能鍼黹。茲鬪爲養姑來也。吾未嘗一日離吾母。計無所出。而後出。此媒氏已在門矣。言已。復泣。如不見容。善無歸理。惟有蹈河以死耳。媪察其誠。亟使人告王家。父母亦憐其誠。不復奪其志。於是勤紡績。夜磨作蒸餅。晨使叔賣之。得錢以潔白奉姑。餘食兩叔。何駕部暫居。卽歸姑疾。衣不解帶。病已始就寢。嘗患肝病。姑延醫至。

曰兒無病卽有病苦腕不可運醫指居數年隣里感其
義率錢周恤其姑漸有餘積請於姑葺舊屋爲叔娶婦
願姑早得孫婦至果生子又數年買田五畝嘉慶九年
春姑老病歿汲汲營葬事叔以俟年豐請泣不聽集族
人葬姑於舅之兆斂土畢哭之慟歸以家事盡委之叔
季姐有才治家井井然夫弟與婦皆敬憚之且感其義
無纖芥嫌至是叔泣不肯受謂邱嫂疑吾母死後不率
教耶曰否欲息勞耳皆信之夜入室扃戶寂無聲家人
亦以倦各就寢詰旦扣戶不應毀窗入則自經死凜然

如生氣絕久矣。衣履皆易新潔者。時二月二十五日也。
年二十有八。遠近婦女執楮帛嗟嘆涕泣者不絕於路。
著是軒居士曰。孝姐葬姑時。哭聲當有異。吾夫子過之。
必曰。是哀聲而雜別離聲也。死別與生離無異也。或曰。
過也可以無死。可以無死而能死尤烈也。奚過哉。蓋死
於情也。夫情形遇者淺。神往者深。孝姐自年十四歲時。
許字劉習聞爲劉家婦而神往矣。一往而不移者。情之
至也。余嘗謂浩然之氣生於情。忠臣孝子殺身成仁。皆
情之不能自己者。孝姐從何處得來。近時勞餘山著論。

謂未婚守志者爲仁之至義之盡惜未知有王孝姐事也。余欲至姚江酌酒以告之。

百五老人傳

陳庭且頌

百五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嘗游淮陰市。上年已七十餘。淮陰人異之。問其姓。曰無姓。問其名。曰無名。人笑之。老人曰。若必欲得吾姓。唯所命人。隨指示陸上。白楊曰。此卽姓也。卽是淮陰。咸以楊老人呼之。有鮑生者。假寓蕭湖之柳衣園。會天雨雪。絕人。方閉門坐。捲簾。擁爐。忽聞履聲。環身遽來。少焉漸近。啟戶視之。一偉岸丈夫也。披敝緼袍。徜徉於亂雪之中。嘯歌自得。心知爲有道者。延入室。詢之。卽楊老人也。年已九十矣。卽以胎息長生。

之訣。則應機立斷。鮑生心大異之。明年歸廣陵。亟告余。訥菴伯父。伯父素志於道。慕其爲人。買棹迎之。老人自是渡淮來廣陵。館之城南別墅。伯父時時偕鮑生訪之。與究論參同悟真諸篇。剖析條暢。了無疑義。居歲餘。老人謂曰。夫道至高微。吾儕所知所行。竊恐有未精未詳者。吾將周遊名山。大川。庶幾有遇焉。言訖。携瓢笠去。自是或一歲數返。或數歲一返。返不數日輒去。於是者十年而老人百歲矣。居恒不妄言笑。耳目聰明。齒髮不衰。又五年。童子持其東來曰。老人將行。欲爲別。余伯父謂

其游興復作也。爲治具親詣送老人笑曰。君誤矣。吾已
遍踏五嶽峯頭。獨所未至者海上三山耳。因出秘笈一
冊相授曰。此吾繭足十年所得者。君其寶之。遂逝。年百
有五歲。康熙丁亥八月十有一日也。

胡孝子傳

胡孝子名鐵。字聲旗。一字警生。上
士業勤苦勵志。中歲奉父命游昔
自念曰。我他日未嘗如是也。此以
明日急束裝歸。抵家。其父果病。日
臥。孝子心痛之。夕也。孝子嘗以父
邑去郡百二十里。途遇劫。身所衣
餘里。達醫所。醫者怪之。告以故。醫
而授藥焉。母病由是得愈。裸行吐

恙初孝子方九歲隨母汲井母誤墮井中孝子卽從入井俄而遇救俱得出人咸異之孝子以乾隆四十五年卒年六十有一

異僧傳

伍宇澄 旣庭

郡城叢林蘭若多在東郭。乾隆初一僧不知何許來。口操西音。赤身裹一衲。不畏寒暑。手持短竹杖。散髮跣足。兩臂以絮塞之。往來諸寺院。時道人禍福奇中。數年後。忽作瘋癩狀。口啞啞作聲。大與之食。卻去。間施以冷飯。飛糞以禱。鬼之。且行且啣。或宿墳墓樹林中。或在天甯寺廊廡下。好事者。午夜窺其異。卧且起。繞柱舞杖作圈。形口中喃喃若誦咒者。有時去。鼻中塞出白物二條。取樹上露水洗畢。復納之。在常五十年。容貌如昔。惟髮鬢

慘白耳。甲辰春入天甯寺。向佛如語。至殿廡。跏坐。面寂。寺僧爲塑像祀之。眉眼酷似。惟面以過肥失之。

書虎二則

趙懷玉 億孫

祁門張連生家素封。年少好自修飾。夏月披羅衣。曳葛屨。持繡團扇。挈伴納涼。抵暮歸。突有虎出攫之。去張故大姓。鳴鉦集族人。覓之不可得。次日得之。近谿則已死。失其一肱。是晚家人聞其叩門而呼。登樓竊窺。則有虎尾其後。知爲儀也。弗應。他日又呼其妻。妻惻然。遽欲啟扉。叔姑力阻之。迺免。如是經年而後止。夫天下之最不可解者。唯儀。豈既死而神志遂昏。抑急欲求替而不暇擇耶。雖然。彼儼然爲人而甘心。事讐反欲陷其所親者。

豈少也哉。若俛又奚足怪。

上元木工王德元素勇敢嘗行道中卒遇虎與之相持。虎負於背則力扼其項虎痛遽釋去德元奔及之又與之角有廢圃垣墉甚峻虎躍入地近戍邀兵共致力兵謝不能德元梯而視虎欲上輒以械疾擊久之虎遂斃顧無由出虎告諸兵又謝不能迺遂近村邀人至則虎已失德元不勝忿詣縣控兵兵弗承顧無證佐獄竟不得伸兵乃取皮骨齒牙之屬與百夫長分焉烏虜兵之去盜一聞爾此兵則盜之尤黠者矣夫鷸蚌爭而漁者

坐享其利。吾悲德元之徒瘁心力而曾不獲收尺寸之效也。

吳南川先生傳

劉鴻翽次自

先生諱江字南川號未軒姓吳氏錫仁贈公次子也性
至孝自幼嗜讀七歲能詩遊庠後每試輒冠曹乾隆壬
申

恩科領鄉薦贈公卒逾期未獲吉卜先生居廬每大風
雪必夜起撫摩棺木徬徨號泣鄰居爲之悽惻母朱太
恭人有疾先生侍榻前而黃甚母曰爾亦病乎曰無病
步行屢顛家人謂憂勞所致徐乃知先生割股事邑庠
額先生曰純孝先生泣然曰此非全受全歸之義也忍

以爲名乎。藏其額。終身不一。懸服闋。累躋春官。乾隆丙戌。以大挑注籍縣令。試用滇南。都中貴顯。以先生伯兄。故或以書屬大吏。至滇。值用兵緬甸。先生解兵糧兵鞋。調兵土司。皆剋期辦。委署臨安府經歷。代郡守治獄。書役驚神明。不敢取一錢。歲終多告退。先生至典衣分恤。後改就教官。大吏之書猶在囊。曰窮達命也。亦安用是。暮夜求者。選汶上縣訓導。陽穀王倫叛。汶上官半調赴大營守者。一把總一典史當。是時王倫營去汶四十里。號礮之聲。日夜相聞。諸生或有勸先生暫避者。先生大

怒曰。士爲四民首。邑有難。乃先去。以國憲在。吾與生等。與此城俱碎耳。書大義。城得不破。先生司汶上鐸數年。學宮後。手植槐數十株。汶人號爲吳牛德。調曲阜訓導。升濟南訓導。教士孝節。養暇則課文。每課必自作一二時。著有萬里草。近體詩十草。園課藝陽課藝。曲阜課藝。濟南課藝。解書有。一吾邑韓理堂先生。古今文詩辭。有。

歷邑時數與先生相過從。樽酒論文。遇賞心獨見。輒搥
牀叫絕。不知世間何者美好。先生旣告歸。及門之士。經
先生指授者。悉有名於時。

論曰。余少從韓理堂師。知先生名。長從壽邑薛萊峯師。
師數道先生。先生聲稱在濟兗間。今越二十年。先生及
門岳編修以行狀囑余爲先生傳。今旣佀列先生義行
之大者。不具論。論先生之文。余鐫山左文鈔首三家。竇
東臯之文。大含細入。元氣渾淪。如高山大河。包孕無窮。
韓理堂之文。鎔經治史。如夏鑄商彝。三代法物。今人不

敢。褻。視。闔。懷。庭。之。交。古。光。幽。顏。如。翠。柏。蒼。松。四。時。不。改。
其。色。如。空。谷。寒。梅。孤。芳。自。賞。先。生。之。文。簡。雅。刻。削。氣。味。
別。出。三。家。之。外。其。韓。閻。之。亞。乎。

敏求軒述記卷十三

丹徒陳世箴後林輯

楊文山先生傳

馬榮祖力本

先生諱中選字青臣號文山九歲通易經年十三以經
藝受學使者殊獎弱冠內外思如湧泉時藝日可草十
餘首已而棄去從事古文當是時魏叔子先生以文章
雄一世先生之父毓芳公俾受學爲指授前賢槩獲及
波瀾意度之所以然先生之知古文自叔子始也毓芳
公後患疽脛腫如股瘡口濃凝如積塊徹夜呻吟先生

以口吮之痛少完無何復決先生食寢俱廢兩手擁其
跣。膝。山。極。白。如。蠅。附。瓊。涕。泗。與。膿。血。迸。和。見。者。掩。鼻。卻。
走。毓。芳。公。創。甚。據。席。而。呼。曰。自。吾。父。遷。揚。吾。棄。諸。生。遠。
服。賈。無。可。言。者。淚。承。十。睫。目。炯。炯。直。注。先。生。有。頃。而。卒。
先。生。哀。毀。骨。立。自。具。研。精。性。命。之。旨。非。宋。五。子。之。書。不。
觀。嘗。訓。諸。子。曰。我。世。人。不。敢。生。憎。嫌。心。不。敢。生。怠。慢。
心。不。敢。生。疑。忌。心。一。兒。闖。入。戶。內。家。人。或。呵。之。則。曰。是。
特。迫。於。飢。寒。耳。何。爲。受。汝。詞。色。嘗。之。吳。門。客。置。妓。席。危。
坐。不。語。舉。座。爲。輟。然。或。譏。其。矯。徐。曰。彼。非。人。子。耶。每。晨。

起盥漱。整衣冠畢。南向長跪。且拜。且默誦喃喃許時。客
乍窺見。愕眙不解。作何事。亦不辨所誦何語。已向家人
問狀。乃知其厯舉聖賢忠孝謚號。結想頂禮。客爲斂容。
歎息。近筋力衰。不復爲此者五年。而期望未敢。或輟伏
臘。入影堂。瞻拜。徬徨。或泣下。後諸子。悉傷老人心。故遲
遲不展。必詰問再四。比至八十。淚枯矣。然未嘗不默對
於邑也。先生早以雋才。馳日下。屢試不售。庚子入鎖院。
七十有二矣。素髮披領。踉蹌持筆。視牽率諸少年隊中。
或止之曰。吾豈老悖。嗜進不已。顧無以副先大人。彌畱

付託意耳。已而泣然曰：兒力竭矣。遂徧閱穆嚴諸內典，與天谷雲巔兩師相扣擊，然止資以內修，講行，初非有意。逃禪者，先生遂困於諸生。時時留心利濟，有雀鬼牀者，丈人行也。赴大中丞洪公之招，道維揚，囑曰：求闢邪書，願寬敲扑。崔頌之後，年餘復來，曰：二事已藉手報命矣。先生愕然，旋出袖中所藏撫軍疏，彙示之。三年積欠，已題請蠲免。淫書客歲斧其板，坊間無復。敢私鬻者，蓋一言之所格。被者如是而惜乎？其無所用於世也。先生實行久播郡國，歆然若無有。獨論古支利病，則一字不

寄假人憶十餘年前與予促膝款語誘使盡言予甫及
壯酒酣耳熱無復諱避先生悚然而起曰此吾叔子先
生家法也已而縱論先秦兩漢暨唐宋以來師承根柢
與其氣力厚薄風格升降之所由往復數千言時有不
合先生拄頰上視予辯益力先生面頰發赤堅不可下
遂罷席越日會降階軒渠捉余手而上曰昨吾意不及
此吾思之達旦是真吾叔子先生家法也蓋其謹守師
說而不吝通懷商榷也如此先生少負盛名而戒心梯
進中明理學而不傍門戶晚研內典而口不譚禪信心

而行彌樸彌雅。可謂君子矣。年八十無疾終。

雲枰山樵傳

鄒祇謨 程村

雲枰山樵者。姓王氏。名翔。字雲翼。錢唐人也。其先世爲永嘉人。曾祖椿。中嘉靖間進士。官至大理寺卿。其後代以儒稱。山樵少能文。名冠諸生。上有至性。饒智畧。能言兵。平生踪跡遍天下。嘗數上書言事。然終未嘗受官爵。年七十始歸里居。又三年卒。蓋年七十有三云。當故明愍帝二年。太宗兵由大安口入。進薄都城。有雲南人申甫者。數以技術干士大夫。且言曾習八陣車戰法。金庶吉士聲特疏薦之。召對稱旨。立拔副京營總兵。而

吉士以御史監其軍人皆謂甫信知兵且暮能成大功
 山樵時以諸生從婦翁遊京師獨奮然上書言申甫紙
 上方畧誠用之且償事并貽金御史書侃侃數千言不
 幾日甫遂戰歿當事者奇其早見將授官山樵顧不受
 也遂歸益精博士家言屢試報罷尋服緌韜衣冠從御
 史試中武舉第一人皆謂山樵由此進用山樵顧恥與
 武人伍又復罷去迨金陵建邸人人搯腕言兵山樵獨
 伏闕廷獻平治策時阮尚書大鍼用事欲授以中書山
 樵決其必敗謝去史閣學可法素聞其名辟佐幕府山

樵語所親曰。史公好賢而不能擇用人而不能任。外無
良將內無智士。是豈撥亂才耶。乃從婦家隱於湖濱。不
數月。閤學死於兵。卒如山。樵言山樵沉深有。大志狀貌
魁傑。善騎射。時時出諸武人右。曾遇盜於湖曠。目叱之。
盜率披靡。其居家庭親黨間。必盡誠力。雖死生患難。不
爲動。母陳碩人疾作。剖股以進。遂瘳。婦翁吳中選官。連
州同知。死。猺獠難。山樵力請總制。特疏廟祀之。粵東士
民無不以同知爲忠而義。山樵者。婦兄某爲仇家所殺。
子方三月。山樵匿懷中得免。已聞於官。置其仇於理。當

是時微山樵則吳氏不絕如綫山樵既不得志於時則多從親戚仕宦及四方士大夫之賢能者遊諸所代畫事無不立效最後宋大參可發招入闕居三載謝病歸歸而日與故舊諸老人俱賦詩操琴奕以爲樂暇則泛小舟往來南屏西冷之間竟享年以疾卒蓋山樵少年好談天下大計善決機事能千里赴人之急顧有任俠之實而不居其名有武勇之才而不溺其事有功名之會而不貪其榮凡數十年中四方多知有錢唐王君者所著遊覽聞見經世諸集及稗官部凡數十萬言藏於

家其稱山樵者。蓋暮年自號也。予一名豸來。以文誼有聲於時。與予尤相友善。

鄒子曰。予少時聞錢唐西湖有鏡閣。又有鏡閣諸詩。其最著如董尚書其昌。文閣學震孟。許給事譽卿。艾孝廉南英。無不交口相稱許者。此不足爲山樵重也。予旣與山樵之子豸來交。悉知其生平行事。誠皦皦有大過人者。惜其不見用於時。僅以老諸生死。雖然。使山樵前後上書。僅爲一官計耳。又烏足爲山樵重哉。

陳錫疇先生小傳

劉鴻翱 次白

余邑陳錫疇先生無字號錫疇其名也喜放誕言多無稽精青烏術吉如操券違之則不利家赤貧富室屢謝以巨金笑弗受人以其喜放誕也疑爲妄人以其精青烏也疑爲奇人以其貧而卻巨金也駭怪不知爲何如人吾邑去卽墨四百里山有大嶗小嶗迤邐延袤到海隅古諺云太山自云高不及東海嶗世傳多仙人往來其間先生欣然往寄居上清宮歲餘忽歸自詡遇仙得道嘉慶乙未冬天微曙余以事訪先生於家破扉半閉

風寒甚。雪下三寸餘。先生和衣卧。風雪中。熱氣蒸蒸上。鼻鳴如雷。余大驚。推之起。意爲偶然。後聞其常如是。今年七十餘矣。

論曰。余邑自

國初至今。百八十年。未嘗聞有異人。惟先生多異跡。或累日不濯面。或終歲不櫛髮。鬚連兩耳。眉宇間象山癯。中年嗜酒。四方求相地者盈門。必積善之家。乃應。應則受。謝以酒。余嘗以京口佳釀遺先生。聞近已斷酒。放誕仍如昔。其往來二嶗。遇仙與否。未可知。然養生心有異。

後之續縣志考先生遺行者此其實也。

海小車邊記

卷十三

八

賴逸民小傳

藍鼎元 玉霖

賴應字紹庭廣東鎮平人篤學高向不求知于世超然有古逸民風宅邊有大榕樹手書一卷坐卧窮年爲人度量洪雅無爭競里黨間怡怡如也鄉有賃其牛而耕者牛瘦行遲鞭牛背詈曰賴應何不速行應適經其處若爲弗聞也而過之鄉人覺而謝罪應曰戲言耳無足怪邑有邱甲者好訟應嘗買其田十畝俄而甲訟焉將赴郡待質甲貧甚囊無一錢求附應舟往應許之復飲食之甲對簿理屈不伏辜復他訟連年不解往返皆隨

應。應。待。之。無。改。于。初。人。莫。知。其。爲。仇。訟。者。或。以。爲。從。行。之。僕。耳。後。甲。悔。踵。門。謝。罪。應。欵。之。還。其。券。甲。得。田。大。喜。稽。首。稱。謝。及。應。卒。甲。哭。之。慟。如。喪。所。生。

玉霖論曰。賴應古之君子也。以此風世。則民無所爭。或曰。旣如此。曷不還田於未訟之先。省僕僕公庭乎。曰。刁風不可長。恐人人效尤。罄田宅。無以爲繼。耳。積誠以感之。俟其倦而歸之。亦善處小人者。夫固不以一訟累其
迎。

盧壯士小傳

藍鼎元玉霖

盧和。潮州靜海所人。居惠來縣東郊塗城。身長七尺。鰲面。長鬚。爲邑壯丁。順治乙酉。邑紳林學賢爲寇。攻縣城。圍困數月。援兵莫至。內外信息不相通。縣令沈維煌與紳士謀求救。夜召和入。計事。命突圍赴郡。乞師。和曰。諾。胸藏血書。懷二鴿。從城南絕出。夜暗如墨。人對面不相見。和蒲伏膝行。十五里。至神泉。遵海而東。從守禦所過。潮陽入郡。至則放鴿爲號。夜或遇賊。則蹲伏似狗。又或似棄屍。賊竟以此給去。書得達。如是者二十四次。援兵

書沈通明事

汪堯峯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
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
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
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
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
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
十餘輩合謀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
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

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
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朱幾愛妾
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
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髯。以飲酒自
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聞以曼聲雜之。酸
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錢其州人也。素有聲
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
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
喜。止賣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

我其孰爲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救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救。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奔。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請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

焦存兒傳

張庚

蒲山

焦存兒者。明萬厯中京師警女也。幼失父母。無所依。乞食於明智坊。羣乞欲犯之。則以頭搶地號哭。曰。薄命之身。卽無媒妁。甯肯爲淫婦。作罵名乎。管草廐宦官魯朝者。閱之。爲配一警兒。習拍板唱挂真兒。夫婦跪歌乞食。時存兒年十九。踰年警兒死。魯瘞之。又閱其獨乞。將再耦。存兒痛哭曰。苦命人不卽死。嫁一夫。經年而亡。是我不當有夫也。且吾學夫之歌。以乞食。食多於爲女。時忍以其歌。其他人食乎。誓不再嫁。魯給之門房。與一跛媪。

其朝夕存兒跪乞如故。後醫乞祠康陵甯陵。呂司寇坤以霜節行役館於醫。醫爲談及紀其事而贊之曰：存兒一脆弱女，少而孤，能全其身，嫁而孀，能堅其節，我心歸之矣。

論曰：婦女節操，良由天性。然士人家猶勉勵名存兒，何勵乎史傳列女多世族齊民罕矣。安有及乞兒者。嗚呼！若存兒，誠足風也。爲節呂所紀而傳之，以俟後之良史云。

程明息傳

曾之裕亮儕

程叟邦學字明息太湖人業醫生明萬曆之初年賦性勁質貌恭人稱其長者崇禎壬午流賊張獻忠寇湖鄉人爭避之叟父跛叟襁子裹糧與妻般掖之行甫及河而寇騎至鄉人褰裳涉而復返畏溺也叟父泣曰吾徒行且難况涉乎汝夫婦抱孫往濟焉吾有後死可不恨叟語般曰父安可棄哉子可也若速置子挽吾負父濟鄉人阻曰賊至猶可丐生奈何宵就於溺叟毅然絕流而渡比登岫顧之老穉戕少壯擄矣踰旬寇去叟負父

返里存者十二三歲。荒無所得食。疫復作。叟計於斯時也。惟岐黃術。或可瞻父乎。試爲之。輒驗。延者無虛日。故里人苦饑。叟獨充然。甘旨享其年。以歿。一切喪葬如禮。時人難之。僉以爲孝德所致云。今叟八十餘矣。語其父。淚涔涔下也。康熙甲戌九月。無疾卒。男四。皆殷出。咸力田。叟臨終訓曰。吾子孫食力。非其力者。勿食也。

魯之裕曰。吾交叟十年。未聞一言之肆也。所活人千餘。語予曰。醫之道。吾未十一焉。噫。叟恭而異。若此哉。蓋孝於親者。不敢慢於人。信然乎。吾接叟。吾遊乎。孝弟力田。

之世矣

松崖子傳

鄭祖球 笏君

松崖子。姓柴氏。諱勤本。歸安之雙溪人。墨池先生之子也。生而穎悟。負奇氣。五歲時。偶入市。見有持算籌而計者。訝曰。安用是。心識之。足矣。市人嗤其言。試之。數率纖毫不爽。乃咸奇之。喜學。劍然不甚讀書。嘗唾八股文爲腐敗語。平居。手孫子一卷。韓昌黎琴操數篇而已。及長。稍作齊梁體。以采菱賦著名。人呼之爲柴采菱。松崖子心惡之。因棄文而學畫。一夕夢一靚粧女子。披霞錦裳。御風而行。手持班管筆一枝。招入萬花叢中。命寫生綃。

一幅。遂工畫。畫浴神適。肖夢中所見狀。黔楚之有苗警也。時顯貴力購武備志。松崖子家有其書。書賈許以百金。獨不與。曰。我非愛此書。我恐此書之誤人也。然自讀之。輒狂喜不厭。卒之夕。余讀書輯里。夜方寢。恍惚間有一人。羽衣蹑蹻。跨大青雀而過。諦視之。則松崖子也。大驚。昧爽而松崖訃至。時年二十三矣。松崖之寤生也。其母方娠。夢一綠色雉。自東方來。集庭樹。而雉須臾。一巨鴈攬之。仆而死。母以爲不祥。墨池先生獨異之。越六日。而其母果卒。時墨池先生年未三十。遂終身不再娶。松

岸於余交最篤知之詳故經叙其畧如此

敏求軒述語

卷十三

義僕王珍傳

王懋竝 予中

王珍者。寶應李本恕行一之僕也。行一娶潘氏。無子。珍少育於其家。潘氏待之有恩。潘氏早卒。珍感激主母。遂事行一。不肯去。行一舊家用度不能不少費。家遂以落。姍戚間有所依助。亦輒緣手盡。老而益貧。新米之事。皆珍任之。時有所闕乏。則珍竭力營辦。未嘗告匱。行一喬氏甥。母嘗再爲庀金置妾。然卒無子。其後雙瞽獨居。朝夕所恃惟珍。珍左右奉養。歷數十年。不懈。妹適揚張氏。時迎以養。未一月。輒來歸。以爲不如珍之能順適。吾意

也。珍嘗衣極敝褲。或問之曰：汝有新褲，何衣此？曰：前日吾主人思燒鰲食而不可得，已以入質庫買鰲以奉主人矣。其他多此類。聞出外有所貿易，有餘，卽以奉主人。行一雖貧老無子，然較有子者反勝之矣。有族人見其誠實，欲引以爲己用，特置酒延拜謝其奉主之勤，因以十金予之。託爲經營，珍受之。所餘利仍以奉主人。但如常例以息予之。久之，其族人頗不樂。珍曰：吾知有吾主人耳，他非所知也。卽以原金還而謝卻之。余弟懿誦令烏程將赴任，擇一管門人而不可得，或薦珍。余弟亦知

之曰彼有主人。豈肯往哉。或曰行一已立嗣子矣。君以數十金爲彼主人作生計。彼自可往也。乃以語珍。珍曰吾奉事主人數十年。今老而警朝夕。所恃惟我。我何忍去之。非不知管門有厚利也。卒辭不往。珍年三十餘不娶。或謂之曰。汝貿易久。奉主人之外。尚有餘金。何不娶。珍曰。吾亦念之。但吾自奉主人。所娶安能與吾同心。恐反以爲累耳。久之乃娶。其妻果不悅。頗以爲言。珍大慟曰。吾之所以不欲娶爲此也。吾將奈何。乃日夕誘悅其妻。後其妻亦化而從之。同心奉事。至老無間。言行一年。

九十餘乃終。珍仍以貿易自給。至今尚在。邑人莫不欽重之。

書通州捕郭玉

徐 昆 后山

郭玉通州捕役也。善拳勇。巨盜皆耳其名。夏日憩大樹下納涼。有市瓜者。買其一。剖而食之。俄一人踉蹌而至。赤憩樹下。喘哮欲絕。目注西瓜。而不言。郭急市一枚奉之。曰：天熱甚。請食此。臨行問姓名。且自白曰：姓楊。舉手徑去。後數年。通州大盜楊六。楊七。越獄州牧懸賞千金。不獲。繫郭妻子於獄。出批委緝。編訪無踪跡。遂丐食古北口外。一日至四道溝口。少息。見二少年跨駿馬。彘弓矢。並轡而馳。睥睨自得。尾之過山岡。有草屋數間。一老

者曳杖出。熟視曰。子通州名。郭玉也。何至此。郭未及言。援入舍曰。猶記大樹下以瓜啖我乎。冰雪消。耿耿不忘。子實告我。何至此。郭諾以故。老者曰。勿慮。命速喚大郎二郎出。卽乘馬者。老者曰。此吾子。越嶽之楊六。楊七也。其隨君往通。以報惠明曰。老者具厚贖。囑二子而送之。至通。官加賞。釋其妻子。具詳報院。至部。覆未至之前二日。楊六。楊七。中夜皆不見。而郭已告病辭役矣。

葫蘆役說

吉彥英

晉嶠

葫蘆役者。役而馱也。性喜醋。常以葫蘆貯醋。繫腰。故名。醋葫蘆。臘月十九日。代他役值宿縣衙。適木官微行至。見其破帽敝履。擁敗絮。憐之。次日賞給差票。票喚犯賭者。他役求之不得。此役得之。無喜色。人笑爲馱役。馱役飢不能行。其子給麵餅數枚。持票行五十里。探問賭者住莫家庄。往焉。見門第高大。不敢入。其家人延入。仍不敢入。久之始入。命之坐。不敢坐。款以酒飯。不敢舉箸。所攜麵餅足飽也。其家辭以主人外出。請緩之。賄以銀十

兩驗役不敢受辭曰此賣放賊也多則罪重減至二兩銀足敷路費卽獲罪或稍輕耳驗役而知避就豈真驗乎次日與村人作伴回縣路過志城隘口矣遇虎同行者惶匿林莽役自若拱手問虎曰爾以我不應得此二兩銀乎虎不答問曰爾將擢我肉嚼我骨乎虎不答問曰爾能爲我騎乎虎點頭役卽騎虎行十數里虎搖身役下拱手作別若不知爲虎也者回至縣矣遇靴兒迎問曰你發財多少驗役持二兩銀誇示云此非財氣乎靴兒曰我再與你二兩以此票相讓何如驗役許之人

又呼爲二兩役靴兒到衙串通本官司關改換己名票
一到手非復醋葫蘆面目矣靴兒者何役喜著靴故得
靴兒名官所倚爲幹役也春寒微雪重裘戴狐皮帽著
緞靴騎馬揚鞭隨從七八人人而虎也至賭博家排門
直入踞坐大堂將鎖鍊作聲大言云本官以前差但知
吃醋不能拏人改差到此必要到案賭者之父款以盛
饌以銀五十兩求緩靴兒怒其少而擲之增至數倍而
未已。有此賭博兒卽有此靴兒若或使之更可笑者靴
兒今日去明日又來去去來來竟以此家爲搖錢樹探

金火而所得孔方兒盡耗於娼家。又誰使之官不能察。王法不能及。虎狼之役幾莫之制而制之者。忽有河東。獅子吼。又誰使之。莫家庄木貨郎以靴兒之戀。娼風使其妻聞之。其妻星夜趕至。以一條巾繫靴兒之頸而歸。此韓非令狸執鼠之法。而不意貨郎能用之。如婦執靴兒。痛打一頓。取結供招。誓不再至。莫家庄而賭博家遂得安枕。雖然。賭博家又可竟聽其安枕哉。奚疑子曰。世之爲靴兒者不少矣。可盡誅乎。不役靴兒而役葫蘆。又不能事乎人。不能代馬走。而代鳥飛也。官豈能不役。役惟

役。役。而。能。不。爲。役。所。役。庶。幾。得。之。吾。聞。之。慎。到。云。得。賦。者。調。其。駁。失。馭。者。逸。其。驥。

書李都司事

徐 昆 后山

陝西都司李公全由行伍起家。至都司。數如梅花非著。非。迴應若響。為友人傳其數事。彙集于此。王卜崖太史。今陞侍御。為庶常時。同友人叩之。友曰。子斷此為何如人。李公令太史執一物。太史就几上。邸抄執之。李曰。兩榜也。問何故。李曰。抄乃文字。讀書有文。可知抄一出而天下皆曉。且其為字層層。藥藥。現有文彩。功名會累而上。天下皆曉。進士也。但未決何官耳。再執一器。太史取一印。色盒之上。蓋李曰。翰林庶吉士也。問何以知。曰。既

爲圖書之府。又爲文明之冠。非翰林而何。然盒中無印。目下固庶吉士也。又一大老事在危急。急遣人問之手。持烟袋斷之。曰。兩頭皆金。中爲木。重重受尅。危極矣。其人曰。性命憂乎。曰。無妨。中喜。通氣須轉灣。天明日出。無事矣。曰。何故。曰。日屬大火。灼則通達。無礙矣。抵曉。果如其言。又四翰苑往詢之。一爲座主沈雲樵先生。一爲彭雲楣先生。一爲董蔗林先生。一爲曹竹虛先生。談者記兩事焉。蔗林先生持一盞。既熱茶。向之。李斷曰。公應時應用之器也。此時尙在覆蔭之下。材德皆不顯覆。一去。

湧騰而上矣。後尚書公沒而董公遂大顯。竹虛先生從
別人面上借一近光眼鏡向之曰。君其外用道憲乎。眼
鏡欲觀也。近光則不但觀而察矣。曰。將遂外任乎。曰。不
久仍內轉何也。此眼鏡非子有。暫借他人。特過境耳。將
來居內必大顯。眼鏡挂於耳根而近目。朝廷耳目臣
也。其言亦立驗。

敬求軒述記

卷十三

五

三女子傳畧

潘

誨叔

右一女。吳南人。杭人王某妾也。某孤宦在滇。娶女二歲。歿。主喪者歸女其父。女不可。曰。吾某妾也。某死。吾安歸。父母迫之。以死誓。眾告以家有冢婦。厲往必悔。女曰。死爲某家鬼。何悔也。竟不可奪。扶匭歸家。婦果虛之。僮之下婢。日頓焉。儕其憐之。歿無怨言。通政陳某王姻也。常憫其事。爲予言。

右一女。清苑人也。浙人戴某爲吏於燕。年六十。感施涕洟。無人狀矣。聞女美。囑媒取爲妻。女年十八矣。事某謹。

半歲而某死。女執喪哀。前妻之子至。長女三歲。相見大慟。問家計無可歸。盡鬻已衣飾器用。獨留某衣。雖履帶必付子。攜子依其兄。練麻爲生。督子學儼如已育。怒則痛訓之。子亦感順。喪闋。爲取婦。集夫故知。以子爲託。哭不能終一語。皆感動。遂以父吏時所業歸之。得不困。鄉人賢之。皆爲吾云如是。

右一女亦燕人。初妓也。有某與善。約以身委。某年少。特妄語。家有母妻。不敢聞也。女遂閉門。習勞苦。待期不至。竟某不可得。訪其家。知爲欺也。曰。吾幼墮身賤地。今欲

自。後。復。如。此。吾。命。也。命。安。所。逃。亦。何。憚。吾。既。委。身。矣。遂。
躡。某。門。求。見。某。母。母。詢。故。大。駭。女。曰。勿。憂。吾。前。此。非。人。
自。今。爲。人。始。身。不。二。委。然。故。賤。伎。不。敢。與。家。人。齒。終。身。
爲。母。婢。足。矣。遂。不。去。執。賤。役。過。諸。婢。善。理。家。事。常。夙。夜。
不。自。息。見。某。若。無。往。事。者。數。十。載。不。與。偶。語。家。人。皆。敬。
之。呼。爲。老。姑。姑。亦。燕。人。所。稱。如。是。

夢虎記

吉彥英 晉嶠

坡公夢虎來撲道人却之。明日道人來謁，卽夢中所見者。曰：內翰夜來驚否？公知其以左道嘗試，立將道人拿下。坡公如此快事，惜乎集中未見。有詩：嘉慶壬申八月朔，余宿城步縣署西軒，夢虎。虎不來撲我，却驚醒。有詩云：談之能色變，况遇逼欄憂瘴海。三更夢民富萬里愁，負隅防不測。履尾應思柔，今夜耿耿意凜乎。氣食牛九月朔，又夢虎。又有詩云：昔夢愁逢虎，今宵又夢之。世情真叵測，神意若先知。苛政防加猛，春冰共此危。凜然心

戰慄鐘動五更時。余有夢卽驗。一再夢虎。夢或不虛。記之以詩。待觀後驗。是月初八日。赴水東盤量倉穀。風聞有楊再虎者。毆辱胞兄至死。不勝驚訝。訝一再夢虎。其驗於此乎。硃票一發。兇手拿到。一訊而服。取結闈。梃驗得左腹下致命一傷。木器戳死。血跡顯然。錄供通報。並將其子匿不具報情由。一並詳明辨理。以彰國法。以扶倫紀。以伸死者之冤。夢不徒然。乃今知之。十月初十日。忽又夢三虎蹲於前。比前夢更多。一虎其班彩如畫。顧維手不敢作。詩十二日。打虎匠黃老滿持一虎皮以獻。

並具呈云。藍山多虎患。匠能斃虎。先斃狗。灌毒狗腹。投
虎跡所至地。虎得狗而飽而死。日內連斃三虎。爲雷某
奪其二。畱一以獻。請追其二。余允之。又不勝驚訝。訝三
虎之夢。何不爽其應。若此。而余更有一說焉。虎入余夢。
皆不敢來撲。意者余爲天吏。國法在手。氣馘足以懾之。
楊再虎之死於法。可驗已。是冬。拿積匪。猾賊三名。踰月
拿殺人兇犯三名。皆以三計。皆人而虎者。皆置之法。三
虎之夢。當應於此。若區區黃老滿。爭皮爭骨。何足當余
一夢。及余懸車後。頓滅虎夢。有夢則如莊周栩栩然。欲

每...
化爲蝶始悟在任時夢與虎遇其神之來告竊祿之身
無忘民害信乎否耶

談虎三則

胡承譜 螿夫

一某山家土墻下以穿底石臼作狗竇虎伏竇外伺狗
狗不出但從竇內吠虎急柴頭撲狗則頭已順毛突進
竇內狗咋虎鼻虎負痛急不能出大肆咆哮推倒土墻
首頂石底逸入山林年餘獵人見之白底猶籠頸上如
罪人之負枷者僉謂虎戴長生枷云

一某山家園墻內有番瓜棚植堅木六柱中以粗藤繫
空以引瓜蔓有獵戶逐虎墻外一躍超墻落棚之繫藤
上四腳懸空去地二尺許不得下又無所用力每與發

時長嘯數聲。山家聞而驚視。惟相戒聽其自斃。越旬有七日。虎果以餓致斃云。

一山中某樵子。六七月間採樵。遇虎時。因暑熱。只戴一破箬笠。帽簷已壞。虎奔來時。取以擲虎。虎倉皇啣之而去。樵子逸歸。越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荆棘中。蓋爲帽簷刺其唇。不能合。故也。噫。嘻乎哉。天下莫猛于虎。而之三者。或一失足于。人一失口于。人雖虎。且以不免。人其可偶一失乎哉。